李莉 对京剧始终怀有热忱

本报记者 张洁

李莉是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、天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可以说,她是为京剧而生的。她的嗓音清脆刚劲,扮相清亮大气,无论妆容还是服饰,都透出一股英气和庄重之美。她的表演既有文戏的细腻内敛,又有武戏的刚健豪放,展现了京剧艺术的无限魅力。岁月如流水,尽管李莉已步入古稀之年,但她的热忱丝毫未减,坚持通过教学为京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,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,令人赞叹不已。

李莉

1946年生于天津,1965年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,进入天津市京剧团(今天津京剧院)。常演剧目有《铁弓缘》《樊江关》《白蛇传》《乾坤福寿镜》《四郎探母》《汉明妃》等。

不顾家人反对投考戏校 青衣、花旦、小生都能演

李莉自幼在天津南市长大,她的父亲是小商贩,在艰苦岁月支撑起九口之家。李莉在家排行老二,她天生丽质,仿佛注定要与舞台有所交集。她回忆说:“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老中医,喜欢京剧。那时,我的家里人谁不舒服了,就把他请来看病,看完病就坐下来聊京剧,时不时还教我唱上几句。我姥姥也是戏迷,有空就带我去看戏。”

扶新京剧社是1951年组建的私营剧社,在南市共和戏院演出,主要负责人为张铭禄、赵松樵、董景阳(小盛春)。常演剧目《佟家坞》《追韩信》《路遥知马力》《风波亭》《走麦城》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等。天津市京剧团成立后,1956年,扶新京剧社改称“天津市京剧团扶新分团”(1958年易名为天津市塘沽京剧团)。

上小学的李莉,通过同学的关系,有机会走进扶新京剧社的后台,见识到演员们的辛苦训练,感受到京剧的魅力。“我从小就看小盛春先生演出,这位精彩绝伦的美猴王大师把我带入了从事京剧艺术的道路。”她回忆,小盛春先生那高超的艺术、深厚的功底,塑造的那位活灵活现的孙悟空美猴王,让所有人叹服。“他的扮相跟孙悟空的形象非常贴近,大家都说他是个大猴,尤其一上场,在九龙口抬右腿站立,左腿勾脚抬着,4分钟左右纹丝不动,那神气,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。台下掌声三起三落,随后的撩袍、脱袍等各种猴的形态逐一展现,真是美不胜收。他在《八仙斗白猿》中的反背宝剑入鞘、翻跟头接棍儿,特别是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中的棍挑十八件,都堪称绝活。在他之后,我再没看到过舞台上有这样的绝技表演。”李莉还记得有一次在戏院后门看见了穿便装的小盛春先生。小盛春先生笑着问她几岁啦?她真没想到,美猴王竟然那么和蔼可亲。

李莉还跟著名单弦艺术家石慧儒的女儿是好友,由此接触到曲艺,石慧儒收她当了干闺女。共和戏院、黄河剧院、淮海影院、聚华戏院、群英戏院、南市影院……这些剧场戏院都给李莉留下了深刻印象,戏台上那些光鲜亮丽的角色,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

1957年年底,天津市戏曲学校京剧班招生。父亲那位中医朋友来到李莉家里,拿出一张刊登着招生启事的报纸,建议李莉去报考。家里人反对,因为家里没有干这个的,而且学戏非常苦,过去唱戏的地位也低。但李莉叛逆又倔强,决定追随梦想,找邻居和父亲的助手借钱交报名费。她唱了一段《苏三起解》,成功考入戏校。“入学后我才得知,共有超过1000人报名考试,最终只有30名学生被选中,其中仅有4名女生。”李莉感慨说,在她们那一届京剧班中,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女演员,只有她一个人了。

当李莉真正开始接受严格的科班训练时,困难和挑战也接踵而至。由于她学戏的年龄较晚,在练基本功时感到特别辛苦。学校的严格管理和高强度的训练让她一度想要退学,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,更加努力地练功。她的嗓音条件并不理想,声乐老师给她鼓劲儿:“你不是没嗓子,是没方法。要找到好的方法,必须比别人多付出、更努力。”老师每天早晨带着她练声,李莉也总比其他同学更早起床。她也记得自己跟随陈凤禄老师学毯子功,60岁的陈老师每天很早就到学校给她上课。“陈老师的教学方法特别好,帮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”

在一次搬腿训练中,李莉肌肉拉伤,但课程紧张,老师的要求也严,她不得不继续训练,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痛。另外就是练口齿,她每天对着墙练发音和绕口令,在嘴里咬着一根筷子练吐字。她说:“演员要有伶俐的口齿,磕巴、大舌头、齿音字、口音重,都会影响表演,把这个字儿,把这句话,把这腔儿念清楚以后,才能应付台上的念词儿。”

最初李莉跟随谷玉兰、于紫仙、杨荣环等名师学青衣、花旦。一年多后,同班一名小生男演员变声,校长发现李莉身材高挑、模仿能力强,便让她试着学小生。李莉继续下苦功夫,初演《辕门射戟》,很多观众竟没察觉到她是女演员。在小生行当,她得到张连昌老师的指导,又跟随杜富隆、王世霞等老师学了《雅观楼》《群英会》等文武小生戏。一番磨炼,李莉不仅擅长花旦、青衣,还能演小生,成为京剧界难得的“跨界选手”。

18岁出演《江姐》 拜名师学尚派艺术

1964年,尚未毕业的李莉得到了一个机会,借调到天津市京剧团,在《江姐》中出演江雪琴。回忆这段经历,她说:“剧组来学校挑演员,看了我们演的《黛诺》,觉得我身上有一种革命气质。”

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排练。在中国大戏院练功厅,墙上挂着渣滓洞集中营的照片,仔细观看、琢磨照片中的场景,让李莉对角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她回忆:“我们只用了114个小时就排完了这出戏,戏中的船工号子是王莘同志设计的。整场戏从头到尾全是唱,那年我才18岁,因为上学时天天吊嗓子,基础好,所以能应付得来。”

李莉出色地塑造了一位机智果敢、威武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形象,备受好评。这出戏参加了1965年5月1日开幕的天津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她脱颖而出,毕业后正式加入天津市京剧团。

1971年,李莉结婚生女不久,还在休产假,却要面临事业与抚养孩子的两难选择——剧团派她去上海研究《海港》的修改稿,但女儿适应不了牛奶,喝完就吐,她决定带着女儿一起走。到上海后,她把女儿寄养在丈夫的姨妈家,自己去工作。女儿常饿得大哭,只能吃奶糕粉解燃眉之急,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半月,直到李莉完成工作。

那段时期,李莉在多部现代戏中出演重要角色,包括《阮文追》《海港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芦花淀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。特别是在《芦花淀》一剧中,她的表演深得业界和观众的认可。该剧在华北地区戏剧汇演中获得优秀剧目奖。1971年夏天,李莉出演京剧电影《芦花淀》,出色的表现为她赢得了“女一号”的外号,也让她在艺术道路上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随着传统戏剧演出的恢复,李莉站在了新的艺术起点上。她在天津戏校所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在现代戏中积累的丰富经验,成为她宝贵的财富,让她在戏曲舞台上游刃有余。她主演了一批不同行当、不同流派的旦角戏,包括《贵妃醉酒》《霸王别姬》《玉堂春》《辛安驿》等剧目,还有《佘赛花》《昭君出塞》《李慧娘》等文武并重的戏。她也演过小生戏,在《群英会》里扮演周瑜,在《吕布与貂蝉》里扮演吕布。另有《铁弓缘》《谢瑶环》等女扮男装的戏,以及《香妃》《司马执剑》《三探圆明园》等新编古装戏。她总结说:“只有戏路开阔,塑造角色才会得心应手。”

1981年,李莉拜孙荣惠先生为师,正式继承尚派艺术。尚派是京剧著名流派之一,尚小云先生以其“铁嗓钢喉”著称于京剧界,尚派以中气充沛、调门高亢、久唱不衰而备受推崇。其后,在《乾坤福寿镜》《昭君出塞》《玉堂春》《四郎探母》等剧目中,李莉成功演绎了角色,准确地体现了尚派的艺术特色,得到广泛赞誉。她又向李喜鸿、崔荣英等老师学艺,进一步深造。

对尚派以外的其他流派,李莉仍和当年一样博采众长。名家陈永玲从甘肃来天津演出,李莉特别欣赏他在《醉酒》里塑造的杨贵妃形象,前去拜访陈永玲,虚心求教。陈永玲去北京,李莉追到北京,跟他学会了《醉酒》这出戏。她还跟杜近芳学过《谢瑶环》,跟关肃霜学过《大英节烈》。

凭信念与热爱战胜病魔 被观众赞为“第一萧太后”

1991年,李莉参加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,获得中年组最佳表演奖。然而,正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,她却遭受了重大打击。1992年,计划去香港演出前,她因病住院,又查出罹患乳腺癌。这年6月的一天,她做手术根除了癌细胞。当天麻醉药效过后,琴师正好来探望她,在丈夫的帮助下,李莉坐了起来。她回忆:“那一坐,我又活了。人有自愈能力,我心里就有一种我一定能好的信念!”

第二天,李莉带着引流管在病床上活动,把丈夫吓了一跳。她说:“若不尽早活动活动,伤口容易粘连,万一造成肌肉萎缩,往后怎么上台?”又过了一天,她挣扎着下床,借助墙壁一点一点往上伸举手臂。刀口疼得钻心,丈夫心疼她,她却不在乎,说当初学艺练功吃的苦更多。大夫婉转地告诉李莉,尽管手术很成功,但将来也很难登台唱戏了。李莉不以为然,她坚信自己一定能重返舞台。

不到半个月,李莉的胳膊就已经能舞动自如了。出院后她定期化疗、放疗,由于药性反应导致厌食、呕吐,便强迫自己拼命地吃,吐了接着吃,因为吃得越少,身体越难复原。同时她也在家里忍痛跑圆场、练水袖、耍刀舞剑,身体稍稍稳定之后,便立即返回剧团参加排练。

那年11月,李莉在香港登台,演出了《乾坤福寿镜》《白蛇传》两出戏,表演了甩袖、翻袖、托袖、双云手、水袖花等水袖技巧,展现出精神抖擞的舞台形象。演完最后一场戏,观众伫立台前为她鼓掌、送花。这时主办单位的负责人走上舞台,把李莉是一位癌症患者,刚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介绍给观众。全场观众为之感动,掌声经久不息。这背后付出的努力、承受的痛苦,只有李莉自己知道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李莉不得不减少了剧烈运动,但仍坚持在台上完成表演。就在不久前,一台热闹非凡的《四郎探母》在南京上演。演出打破地域和剧团界限,李莉与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老生卢松,北京京剧院老生杜镇杰、青衣张慧芳共演该戏。剧院内座无虚席,二三十岁的年轻戏迷占八成以上,甚至有不少人拖着行李箱赶来看戏。李莉登台后,从容不迫、不怒而威,衬托出萧太后的气势,再加上顿挫有节、刚柔相济的行腔,颇有当年尚小云先生的风采。尤其“回令”一场与铁镜公主的对唱,更是声情并茂、铿锵有力,把萧太后演绎得惟妙惟肖。观众边看戏边在社交平台留言感慨,评价李莉“不愧是第一萧太后”。谢幕返场时,台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散场后外面下着雨,观众仍不肯走,在后台出口等着名角儿签名。

李莉说:“观众说我是‘第一萧太后’,实在过誉了。但起码给了观众一种享受,我内心就很满足了。萧太后这个角色没有很多的蹲起动作,主要是脚步,我还能演,以后我也会慢慢为这个角色润色,继续提高表演水平。”78岁高龄的李莉始终怀有一颗热忱之心,在传承尚派艺术、弘扬国粹京剧的道路上一直不曾停下脚步。愿她的艺术青春常在,桃李芬芳遍开。

对话李莉

着重四功五法 别过早强调流派

记者:作为演员,如何看待不同流派的差别?

李莉:当初我在学校学戏,并没有严格地去学某个流派,只是会传承特定的剧目。实际上,无论唱哪个流派,都需要具备发声技巧、动作姿态以及腰腿的基本功。这些共性的东西都是必须扎实掌握的,否则流派的特点就无法体现出来。我时时记得老师杨荣环先生的话:“无论演什么戏,都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”

记者:您如何理解尚派艺术?

李莉:尚派艺术文武并重,《武家坡》《大登殿》《汾河湾》《玉堂春》等尚派的文戏代表作,总是格外感动人,演员演得逼真,观众看得明白,台上、台下有交流,有互动;尚小云先生的武工,在四大名旦中独树一帜,最为人称道。尚小云先生在新编剧上做了可贵的探索,打破了以往京剧旦行专门讲究贞女节烈的道德评判标准,引发出侠、义、刚、健等内涵,颇具时代意义。他对艺术精益求精,对京剧艺术的传承用尽心血,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。

记者:对于传承尚派艺术,您有哪些想法和实践?

李莉: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,坚持“不走偏道”,严格挑选有潜力的学生,重点培养他们成为能够继承和发扬尚派艺术的可用之才。我曾应邀到北京戏校传授尚派技艺,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艺术心得和经验传授给学生。授课结束后,也会继续关心学生的发展,为他们的演出进行加工排练。因为我个人的成长就渗透着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心血,我永远不能忘记,是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,是他们的悉心教授让我学到并继承了这门国粹艺术。京剧不仅是我的热爱,更是我的责任。我想为京剧多做一些事情,哪怕是搞搞讲座,也算老有所为吧!

记者:您教学生时,有没有独到的方法?

李莉:我带学生,主要是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学京剧的态度。不能怕苦、怕累、怕挫折,要有为京剧事业献身的精神,百折不挠。要着重基本功的训练,着重京剧四功五法,也就是唱、念、做、打四项基本功,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五种技法,不过早地强调流派。要在博学的基础上,规范自己。

李莉(左)主演《芦花淀》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讲述

1998年,于宝林先生召集七名相声艺人,重返燕乐升平舞台

回忆天津恢复茶馆相声

口述 刘春慧 采写 何玉新

刘春慧在天津茶馆相声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,每年演出不少于600场。她和庞军搭档,曾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提名奖(二等奖)。他们共同创办了春晖文艺志愿者团队,带领志愿者服务社会,刘春慧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,庞军荣获“中国好人”称号。在接受采访时,刘春慧谈起一段往事:“1998年,于宝林先生恢复茶馆相声演出,是相声历史上的一个标志,当时一共七名演员,我是其中之一。”

跟于宝林先生学艺 加入老艺人相声队

上世纪80年代初,河北区话剧团招生,我还在上中学,壮着胆子去考试,结果还真考上了,成了业余演员。高中毕业后,我分配到桂顺斋糕点厂,干了十年。我不甘心这样一辈子,主动离职出去闯荡,在服装城当过播音员,卖过烧鸡、羊杂碎,又跟我三姐一起摆摊卖羊肉串。

那时每年夏天,各大公园都会举办消夏晚会,有轻音乐、戏曲、木偶戏,还有相声、小品,各有各的台口(演出任务)。我参加和平文化宫艺术团,在北宁公园演出,一段相声、一个小品交替着来。无论演多少天,都是那几个节目。有一次演出前,一个相声演员没来,他的搭档急得团团转。我说:“我替他。”人家不信:“你会说?”我说:“您放心,这个段子我听过无数次了,词我早就会背了,没问题。”正说着呢,那位搭档来了,我错过了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机会。

1996年,天津电视台、天津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“天津市宜兴埠万达杯相声新作品大奖赛”。我报了名,找到群众艺术馆的宋勇先生,他给了我一段高英培、范振钰两位先生写的《鹦鹉学舌》。我和相声演员冯其清的儿子冯勋搭档,对完词后,请文化馆的老师给看看。老师说:“你们这就是背台词啊,找人给你们说说吧。”我们找到马三立先生的徒弟、相声名家于宝林先生。于先生讲得很认真,但我们理解不了。稀里糊涂地参加比赛,结果拿了三等奖。

于宝林先生家住南市。打那时起,我三天两头去他家,他给我说《地理图》《报菜名》《夸住宅》等贯口活。他偶尔带几个演员去长寿园演出,我也跟着,金文声先生在那说评书。

1998年夏天,于宝林先生家里还没装电话,直接上摊上找我,跟我说,他家门口的燕乐升平演评戏、梆子,联系好了,每周二、四下午给两场台口,每场两个半小时。他找了冯宝华、尹笑声、黄铁良、邓继增、佟守本,让我报幕,一共七个人。这个团没起名字,就叫“老艺人相声队”。

老艺人如鱼得水 老观众真懂相声

燕乐升平园子不大,能坐百八十人。台也不高,一步就迈上去了,音响、灯光也很一般,但挺适合说相声的。早年间这里是天津第一个专门演出曲艺的茶园,骆玉笙、马三立、侯宝林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。

老艺人相声队刚开始演时,来的都是老年观众,有时十几个人,有时二十来个人。大家觉得可算恢复茶馆相声了,电台、电视台又不放这些,下午两点半开演,中午12点就有人来占座儿,带着饭盒,在园子里吃饭,到点儿了看节目。这些观众也是真懂,你说上句他能知道下句,他能听出你段子里细微的毛病。有些老观众闭着眼睛听,但可没睡觉,听到你这包袱儿好,逗乐儿,立马睁眼鼓掌。

5块钱一张票,怎么分呢?园子先扣5毛钱茶水钱,剩下的,相声队跟园子三七劈账,相声队拿七,园子拿三,然后演员再分。我是报幕,连带着听相声,一开始没钱,后来分个一两块钱,再后来能拿到十块八块了。

我不想光报幕,但自己水平有限:说会,嘛也不行;说不会,也能背两段贯口。所以人家演出时,我就在后头认真看,有不明白的地方,等演出结束就缠着人家问个没完。拳不离手曲不离口,我抓紧一切时间,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练,一边烤串一边练,晚上家里人都睡觉了,我就到楼道、卫生间去练,连梦里都在背词。

刘春慧(左)、庞军

终于有一天,于宝林先生对我说:“春慧,你准备得差不多了,上节目吧。”第一次上台,我两眼发直,两腿发僵,手不知往哪儿放,就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,只想快背完,快下去。下了台之后,才感觉到浑身都疼,疼了整整一个星期。按理说我算老演员了,没少演小品啊,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。由此我才理解了那句话:相声说简单很简单,说难也非常难。从那以后,我更是日夜苦练。老前辈们都很关照我,有空就给我讲。邓继增老师成了我固定的搭档,他对我帮助也很大。

一传十十传百,园子里逐渐来了不少年轻观众,有时候能坐满了。演员不够用,又找来杨威、李金宽等人。接下来,周日增加了一场,变成每周三场。附近中华曲苑的经理到燕乐升平看了几场,觉得真的火了,便邀请相声队到中华曲苑,每星期演一场,不劈账,一场给相声队800块钱。中华曲苑有两个包厢,第一个包厢准给溥佐先生和夫人留着。每星期溥佐先生准去,一去就上八个花篮。后来中华曲苑又改成每星期演两场。

老艺人相声队演了差不多一年,因为各种原因,于宝林先生退出。相声队正式起了营业执照,改名为“众友相声艺术团”,仍在燕乐升平演出。宋勇先生得知情况后,找到于宝林先生,由群众艺术馆牵头,成立了“哈哈笑相声艺术团”。把于先生的几个徒弟——佟有为、马树春、陈鸣志等人找来,在新华路名流茶馆演出。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天津的茶馆相声形成了众友、哈哈笑平分秋色的局面。

相声一直是天津名片 传承老先生教的东西

那些年,常有不少行内的人去茶馆听相声,包括女相声演员回婉华、姜宝林先生的儿子姜小林等。郭德纲先生也去名流茶馆,坐在最后一排,基本上不去后台。他去过中华曲苑的后台,我还跟他合过一次影,站在台上,大幕还没拉开。郭德纲先生在北京站住脚之后,邀天津的演员去演出,一场给200块钱。众友每年团庆、封箱,分别会上一块新活,北京有不少相声演员都过来看。于宝林先生带领这些老先生们,确实为相声做出了贡献。北京的相声演员受天津茶馆相声的影响也很深。没有天津茶馆相声迈出的这第一步,相声也许也会火,但肯定要后延几年,这一点不能否认。

2007年,我正式拜田立禾先生的夫人、女相声演员张文霞为师。在老师的帮助下,我整理了几十段适合女演员表演的段子。自2009年起,我与庞军老师组成搭档,排演了《对春联》《五红图》《满族语》《口吐莲花》《双字意》等传统相声以及《说酒》《帮你炒》等原创作品。通过相声,我给观众带来了快乐,也愉悦了自己。每当现场效果火爆的时候,我就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特别舒畅;但每当观众不笑,评价不高时,我心里那种失落感也是难以言表的。

北京的相声演员崔琦先生写过一本《相声三字经》:“先把点后开活,不对路准没辙;说贯口要连贯,神不散气不断;话不到人不笑,话若多也砸锅……”我对这些深有体会。有一次我跟庞军老师在台上使《拴娃娃》,台下的观众都愣神儿,不笑也不鼓掌。下来之后,我奔前台问服务员,这才知道,这拨儿观众是从贵州来的旅行团。拴娃娃是天津民俗,人家肯定听不明白。从那往后,我基本上都会早去,先到检票口看看是哪儿的观众,再决定使什么活。

2023年,台北有几名女相声演员来名流茶馆客座表演,观众不接受,连骂在哄,服务员过去劝,观众连服务员都骂。演员哭着下来了。这种情况其实演员都遇到过,我就教她们上台先说:“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,我是刚学相声,我是个小学生,初来乍到,咱们天津是曲艺之乡,诸位都懂相声,今天我给您汇报来了,希望您多多指教。”结果观众不但没起哄,还都鼓掌叫好。

相声将来怎么发展,我说不好,我就是想坚守自己的相声,传承老先生教给我的东西。虽然可能会吃亏,效果不如别人火爆,但我还是要坚守,因为学相声、说相声,太不容易了。